

piece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洛丽塔

[美] 弗拉基米尔 著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周敬 译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第21卷

洛丽塔

〔美〕弗拉基米尔著 周敬译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前言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归宿却各有不同。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伟大的经典性名作或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论将来或过去,绝对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界文学之林却有这一另类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绝,甚至于对簿公堂,至今也难以定论。对于此另类文学作品,社会各界和评论家们往往毁誉参半,称誉者赞之为惊世之作、细品详评、如珍似宝;诋毁者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口诛笔伐,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下令查禁和销毁以平息双方争议。但是不管怎样,此另类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克服千辛万难欲求一睹为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对此类作品实行禁行,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介绍性的文字了解一二,至于作品全貌,甚难一见。为了却广大读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特邀世界另类文学研究会理事长J.托里森为顾问、组织国内研究另类文学的专家学者,将数载光阴浓缩于《世界另类文学经典》一书,其筭路蓝缕

之功只求满足读者需要,淘尽世界文学中的另类,另类中的精华。

但世界文学源远流长、争奇斗艳,难免疏漏一二,敬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1月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

用 户 指 南

一、系统软硬件要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全文检索,利用树形结构可方便按书名分目进行查询、打印、复制等多种功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面对流行平台设备而设计,用户只须预装中文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即可使用本系统。

1、硬件要求:

CPU:INTEL80486DX100 以上(推荐使用 PC 586)

内存:8M

硬盘:40M 以上空间

配备:光盘驱动器

2、软件要求:

安装中文版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二、系统安装和启动

(一) 安装:

- 1、放入光盘,
- 2、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SETUP.EXE,根据安装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 3、重新启动电脑。

(二) 使用:

- 1、放入光盘,
- 2、点按[开始] - > [程序] - >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即可进入系统界面。

三、系统操作说明

- 1、启动系统后进入主画面:按[继续]按钮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
- 2、当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后,系统左窗以目录形式显示全书的分目录;双击分目录时,系统右窗口则显示其内容,用户可以打印或复制。
- 3、当目录树节点名称前有“+”标记时,可双击节点名,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子层结构;当出现“-”标记时,双击节点则成收缩状显示。

四、《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共收录以下二十二部名著:

- | | |
|-----------------|--------------|
| (1) 情之罪 | 萨德(法)/译者:袁在民 |
| (2) 爱之诡计 | 萨德(法)/译者:丁文召 |
| (3) 朱斯蒂娜 | 萨德(法)/译者:卢炳瑞 |
| (4) 人兽 | 左拉(法)/译者:应国庆 |
| (5) 肉体的恶魔 | 左拉(法)/译者:卢火生 |

- (6) 红杏出墙 左拉(法)/译者:林德煌
- (7) 蛮荒之吻 克利奥(法)/译者:张文成
- (8) 淑女劫 莎丝琪·荷波(法)/译者:杜春媚
- (9) 神女 比尔·路易斯(法)/译者:翁燕然
- (10) 亚玛 库普林(俄)/译者:潘 经
- (11) 纵欲者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俄)/译者:苏 静
- (12) 欢愉之河 莎丝琪·荷波(英)/译者:翁燕然
- (13) 僧 侣 刘易斯(英)/译者:张立波
- (14) 你抚摸了我 D.H 劳伦斯(英)/译者:王爱清
- (15) 儿子与情人 D.H 劳伦斯(英)/译者:洪俊哲
- (16) 孤寂深渊 霍尔(英)/译者:屈永科
- (17) 罗克珊娜 笛福(英)/译者:陈少莎
- (18) 褴褛时代 道克特罗(美)/译者:霍小萱
- (19) 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美)/译者:周 敬
- (20) 被涂污的鸟 西·科辛斯基(波兰)/译者:陈得利
- (21)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译者:张立波
- (22) 爱经 奥维德(古罗马)/译者:应国庆

谢谢您购买《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技术服务:(0)13910551429

第一章

洛丽塔，是照亮我生命的光，是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从舌尖顶到上腭做一次三段旅行。洛。丽。塔。

早晨时叫她洛，就是简单一个字。当她仅穿一只袜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她穿便服时，我叫她洛拉。学校里，大家叫她多丽，表格的虚线上填的是多洛雷斯。但当她在我的怀抱里，她永远叫洛丽塔。

在她之前还有过前者吗？有的，确实有过。事实上，要不是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单纯的小丫头，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洛丽塔。那件事情发生在海边的一片小小的王国。哦，是什么时候来着？那年夏天我的年龄正好是洛丽塔未出生的那么多年。可不是吗，要想编神话，你尽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第一个证据便可使那个六翼天使，那个总是糊里糊涂，乱传消息，有着一双高贵翅膀的六翼天使大为妒嫉。看看这团乱麻吧，女士们，先生们。

二

我 1910 年生 in 巴黎。父亲天性温和，无忧无虑，犹如一盘

由不同人种基因做成的沙拉：瑞士公民，法兰西人和奥地利人的后代，血管里流淌着多瑙河的河水。等会儿我要给你们看一些印刷精美、熠熠发光的明信片。我父亲在里维埃拉有着一座豪华的旅馆。我的祖父和两位曾祖父曾分别贩卖过酒、珠宝和丝绸。30岁时，我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姑娘，她是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两位多塞特郡教区牧师的孙女。这两位牧师老祖先分别是古儿科学和风奏琴专家——真让人不明白。我漂亮的母亲死于一场天灾（野餐时被闪电击中），那年我刚3岁。对遥远过去的记忆中，在脑子里那些空空洞洞和沟沟坎坎里，母亲只留给我一口袋温暖。这种记忆，假如你还能忍受我的文风的话（我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作的），曾被我儿时的太阳照亮。当然了，那逝去的风月留给人的芳香记忆，你一定全都清清楚楚。那花朵盛开的绿篱上飞旋着的虫儿，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夏天黄昏时的山谷，还有那让人难以忍受的热浪，那金龟子。

我母亲的姐姐叫塞比尔。她嫁给了父亲的一位表哥，但后来她甩了。塞比尔侍候我们一家，就像不拿钱的家庭教师或管家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她曾经深爱着我的父亲。某一个下雨天，父亲很随便地占有了她，但雨停之后，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很喜欢我这位姨妈，尽管她的有些规矩十分严厉——严厉得让人受不了。说不定她想将我塑造成一个比我父亲强一点儿的嫖夫。塞比尔姨妈有一双粉红色眼圈的蓝眼睛，面色如蜡。她喜欢写诗，连她的迷信都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当我过完16岁生日她就会死，后来她真的死了。她丈夫，那个浑身散发着香水气的浪荡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美国。最后在那办了一家公司，置下了一份房产。

我长大了，健康又活泼，感觉周围是一片光明的世界，充满了图画书，洁净的沙滩，桔子树，可爱的狗，滨海林荫道，微笑的

面孔。围绕我旋转的是那家特别棒的米兰娜旅馆，几乎成了我个人的天地。这旅馆外边被涂成耀眼夺目的天蓝色，里头刷得雪白。从系着围裙擦洗餐具的勤杂工到穿法兰绒礼服的领班，他们都喜欢我，人人都爱逗我。上了年纪的美国老太太拄着手杖听我说话，那模样就像比萨斜塔。落魂的俄罗斯小姐无钱寄给爸爸，却花钱给我买很贵的糖果。他，我亲爱的小爸爸，领我去划船，骑车兜风，教我游泳、潜水、滑水，给我念《唐·吉珂德》和《悲惨世界》。我爱爸爸，并且尊敬爸爸，每当偶然听到仆人们议论爸爸的那些女友时，我就很自豪，那可是些容貌娇好，心肠厚道的人儿。她们对我可真好，和我说话时总是轻言细语，而且一提到我那无忧无虑的没有妈的日子就眼泪汪汪。

我在一座离家几里路的英语学校读书。在学校里我爱打网球和手球，学习成绩很不错，和同学、老师都相处得也挺好。我想起来的性游戏是在我13岁生日之前发生的（那是我头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之前。）那仅是一场严肃、正派和纯理论性的谈话罢了。谈的是学校玫瑰园里发生的一些让人吃惊的事。与我交谈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孩子，他妈妈是当时正走红的电影演员，但在这三维的世界上，他很少见到他妈妈。我说了自己对某些照片的反应，那些照片有明有暗，朦朦胧胧，它们是我从父亲旅馆的藏书室找到的那本皮琼著名叫《人体美》的书中看到的。当时这本书被压在像小山一样的一大堆印有大理石花纹的《制图法》下面。后来，父亲以他特有的殷勤向我提供了他认为我所需要的性知识。1923年秋天，父亲送我去里昂读大学预科之前的那个秋天（在那儿我们打算过三个冬天）。可是，唉！在那年夏天，爸爸正和瑞尔太太以及她的女儿在意大利旅游，我却无人诉苦，也无人求助。

三

安娜贝尔和我同样，是个混血儿：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荷兰血统。对我来说，她的样子，在我认识了洛丽塔之后，就不象以前那样清晰了。人的视觉记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心里巧妙地呈现出来的，要睁大眼睛（这时候，我就能见到安娜贝尔。可以用下列形容词来形容：“蜜色的皮肤”，“瘦瘦的胳膊”，“棕色的短发”，“长长的睫毛”，“红而大的嘴”）。另一种是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在你的眼皮里面，心爱的脸面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一个天使和一个小幽灵（我就是这样看见洛丽塔的）。

还是先说安娜贝尔吧。安娜贝尔是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女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而且跟姨妈一样自以为是。安娜一家租了座离米兰娜旅馆很近的别墅。秃顶的、棕色的皮肤的利先生和胖乎乎的、浓妆艳抹的利太太，他们真让我讨厌透顶。起初，安娜和我只谈些不着边际的事，她总是捧起一把把沙子，然后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来。在我们的脑瓜里装的全是那年代，我们这伙机灵的、情窦初开的欧洲少男少女做的那些事情。而且我在想，天才们是否应当多研究我们这些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感兴趣的東西。比如网球大赛呀，世界的无穷呀，唯我论呀，等等。还有那些小动物的温柔与脆弱给我们带来相同的痛苦。她想将来到哪个受饿的亚洲国家当一名护士，而我则全心全意要做一名大侦探。

我们双双陷入情网，笨手笨脚，不知羞耻，极其痛苦而发狂地互相爱恋着，并且是毫无希望地恋爱。我得强调一下，因为那种需要互相占有的狂热欲望，实际上只能通过双方间灵魂和肉

体的完全合一才能平灭掉。可是，我们这一对可怜虫，甚至不能像贫民窟的孩子们那样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机会来满足我们的欲望。一天晚上在匆忙地做出到她家花园相会的尝试之后，我们只被准许的私下接触只限于走到听不清叫喊那么远，但又不得超出海滨最稠密居住区人们的视线。在那个地方，趴在柔软的沙滩上，离大人仅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被阵阵欲望折磨得发颤，我们充分利用一切空间和时间赐给我们机会来相互触摸。她的手，一半藏在沙子里，会偷偷地向我伸过来，那伸长的棕色的手指像梦游一样越来越近。然后，她的乳白色的膝盖就开始进行了一场小心翼翼的长途旅行。有的时候，一些比我们还小的孩子们会给我们造成突如其来的好机会，使我们能在足够隐蔽的情况下互相亲吻对方咸味的嘴唇。这种肤浅的接触使我们健康同时又毫无经验的年轻身体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甚至在冰冷的蓝色海水底下，紧紧地拥抱也无法使我们解脱。

当我成年之后，在四处流浪的那些日子里，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包括有一张姨妈拍的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和她的双亲，以及那位上了年纪却很稳重的跛足绅士库柏医生。这个老头在那年夏天对我姨妈殷勤备至。这一群人在路旁一家咖啡店里围桌而坐。安娜贝尔没照好，照的恰好是她低头吃冰镇巧克力那一刹。我认出她来需凭着她那瘦削的光肩膀和头发中间的分缝。而我，坐得离他们要远一些，照出来的却是戏剧般鲜明的效果：满脸不高兴的像甲虫一样褐色的男孩，身穿一件深色运动衣，一条做工讲究的短裤，两腿交叉，侧身而坐，朝一边看着。这张相片是在那个该死的夏季的最后一天照的，就在我我和我的安娜为对抗命运而做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努力的几分钟之前。在最站不住脚的借口掩饰下，我俩从咖啡馆里溜出来，来到海边，找到一片没有人的沙滩。就在那儿，在某个红色

岩石的山洞里,在一片紫罗兰色的阴影中,我们相互爱抚,亲吻,触摸她小小的乳房,非常短暂而又极为贪心,只有一幅不知是谁丢下的太阳镜做了见证。正当我跪下来,将要进入到我的心上人身体里的时候,两个长着胡子的家伙,老水手和他的兄弟,洗完澡从海里走上来,朝我们大声叫喊。那是一些很不中听的下流话,为我们正干的事鼓劲。四个月之后,安娜贝尔在希腊有科孚死于斑疹伤寒病。

四

我慢慢地翻着这些令人难过的回忆,不断问自己,是不是那时候,在那个遥远夏天发出的光芒中,就已经开始了我生命的裂缝,也许我对那个少女的狂热欲望仅仅是以后生发的一连串事件的序曲?当我试图深思自己的渴望、动机、行为的时候,我不得回想往事的缴械投降。这种想象以其无穷无尽的变化,哺育着我的分析力。而这种想象又使我沿着自己错综复杂的经历中的每一条线索找寻,再找寻。但是我确信,洛丽塔的事注定要从安娜贝尔之后开始。

同时,我明白了,安娜贝尔之死给我带来的震动肯定加剧了那年夏天的恶梦给我造成的灰心,使它成为贯穿我青年时代无助岁月的、阻碍浪漫爱情的绊脚石。精神与肉体的合而为一,对眼下这群讲实际的粗鲁的小伙子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安娜贝尔死后很久,我觉得她的思想还在我的脑子里飞翔。早在我们相识之前,我们就曾做过相似的梦。我们对比过我们的笔记,发现我们的思想惊人的相似。在同一年同一个月(1919年6月),曾有迷路的金丝雀分别飞进她的家和我的家,而我们两家

所处的国家却相距如此遥远。啊，洛丽塔，你如果曾这样爱过我该多好啊！

对我的“安娜贝尔”时期那第一次失败的尝试，我将到最后再说。那天晚上，她想办法骗过了全家的恶毒的警惕。在她家别墅后那片长着提心吊胆的细叶含羞草丛里，在一片矮石墙的废墟上，我们找到了安身之所。透过灰濛濛的夜幕和柔嫩的树枝能看见那些阿拉伯格式的窗户发着光。这些窗户为我的记忆的五颜六色的墨水着色，现在看起来像是在玩牌似的——也许因为当时敌人们正忙于打桥牌吧。她浑身颤抖着并扭来扭去，让我亲吻她那张开的嘴唇和滚烫的耳廓。星星在头顶上发出苍白的的光，从那些长长的、薄薄的树叶的黑色轮廓之间映照着。那充满活力的夜空就像她轻而薄薄上衣一样，赤裸裸的。我在空中看见她的脸，特别分明，似乎在发出微光照亮着自己。她的两条大腿漂亮而结实，微微靠拢。当我的手在它们中间找到了要找的部位时，一种梦幻似的感觉，一种愉悦的痛苦的表情，出现在她那孩子般的脸上。她坐得比我高一点。每当她在狂热亲吻我的时候，她的头就会轻低下来。这是一个似睡非睡、十分温柔的低头动作，令人心醉。她赤裸的膝盖夹住同时又压紧我的手腕，然后又放开了。她发抖的嘴唇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扭曲，带着啾啾作响的声音挨近我的脸。她先用她发干的嘴唇在我的唇上使劲地来回摩擦，来解除她的爱的痛苦。接着，我的心爱的人把头发紧张地一甩，一下子退开了，然后又悄悄地接近我，让我饱尝她微张开的唇。当她慷慨大方地准备把她的一切奉献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五脏六腑，都指使我让她笨拙的拳头紧攥我激情的君王节杖。

我还记得种爽身粉的味道——我想她那一定是从她妈妈的西班牙女仆那儿偷来的——带有一种廉价的、甜甜的麝香味儿。

这味儿搀和着她自身的饼干香味,使我的感官突然一下子漫到了边缘,就在她将我的君王节杖引向那地狱之门的时候,突然,身边树丛中的什么动静迫使它们溢出来。我们分开身,紧张地朝四周一看,发现原来是一只到处游荡的夜猫子,这时传来了她妈妈召唤她的声音。那是一声升调的、急切的呼唤,紧接着,跛足的库柏医生笨重地跳进了花园。但是,那丛含羞草,朦胧的星群,那激动,那火焰,那甘露,还有那种痛苦,始终缠绕着我。那海边少女的四肢,炽热的舌头,打那以后就一直索绕在我心头,直到二十四年之后,我在另一个的身上找到了我的安娜贝尔之后,才淡忘了她的魅力。

五

青年时代的岁月,在我回顾它们的时候,就如同一些苍白的碎片打我身边飞走。正像早上坐火车时,旅客在列车守车后面看到的那些被风吹得打转的碎纸片。我与女士们的交往相当干净,无可指责。我这人诚实,喜欢挖苦,有点尖刻。在伦敦和巴黎当学生时,只需付钱的女人就足令我满意了。我的学习紧张而细致,虽然收获并不很大。刚开始,我打算像许多做着成功美梦的天才一样,在精神病学方面拿学位。我比那些天才还要天才。结果,在殊死拼搏以后是彻底的筋疲力竭,我心灰意冷做医生了。于是我又转向主攻英国文学,这地方挤满了众多的倒运诗人,后来他们都成了穿粗花呢吸烟斗的穷教书先生。巴黎合我的胃口。我和流亡国外的人谈论苏联电影,我在默默无闻的杂志上发表居心不良的文章,我写乱七八糟的歌曲:

福伦·冯·卡尔普

会用她的纤手扭动门把，
 我可不跟着她，弗雷卡也不，
 那个傻瓜也不。

我的一篇文章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一封信中的普鲁斯特主题”，让六七位学者全笑得肚子疼。我用出全身解数给一家有名气的出版社写一部《简明英国诗歌史》，接着又开始为讲英语的学生们撰写一本《法国文学指南》。这件事用去了我的整个“四十年代”——至我被捕时，这本书的最末一卷已编完了，能够打印了。

我又找到一份工作——给一些成年的法国人教授英语。之后又有一所男生学校聘用了我两年。不时地，还能够利用在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病治疗家中的熟人关系，去看看各种学校，像孤儿院、教养院什么的。在那儿，那些面无血色、发育成熟、睫毛粘到了一块儿的姑娘们，我能够尽情欣赏而不遭白眼，这令我想起了自己的那位梦中情人。

如今我要给大家讲这样一个看法：在9岁到14岁中间有一种女孩子，对于某些走火入魔的旅行家，年龄比她们大两三倍的男人们，显现出她们的本色。这是一群快要成熟的小家伙。对这些小家伙，我提议叫她们“性感少女”。

人们兴许会注意到我拿表时间的词替代了空间的词。实际上，假如可能的话，我愿读者把“9”和“14”当作一条地理分界线——平静如镜的海滩，玫瑰色的岩石——这是我的那些“性感少女”经常出现的一个让人心醉神迷的小岛，一座被广阔无垠的薄雾笼罩的大海环绕的小岛。在这岛上，我的洛丽塔和她那相似的一群朋友在尽情嬉戏。或许有人会问：在这个年龄界线中的

所有女孩子是否全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是内行了，我们这些孤独的旅行家，我们这些狂人，很早就精神错乱了。仅凭漂亮迷人的外表并不可以下结论。粗俗（至少有人这么说）也无损于她们的一些神秘特性。该诅咒的优雅，躲躲闪闪，反复无常，狡猾得迷人，这些使“性感少女”不同于她们的同龄人。在同一个年龄段里，这些少女显然比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或正正经经的，或“聪明伶俐”，或“甜蜜迷人”，常见的，丰满的，没有身材的，冰凉皮肤的，绝对地道的小姑娘们要差。从她们的肚子和小辫看，这些“性感少女”长大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变成美人（看看那些丑陋的穿黑袜带白帽的矮胖子吧，她们有朝一日兴许能成为银幕上令人吃惊的大明星）。假如给一个正常男人一些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照片，让他指出其中最标致一个，他未必会挑那个“性感少女”。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满怀愁绪、情欲之火永远燃烧的人才行。噢，你费了多少努力，战战兢兢地想掩饰自己呀！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出她们来，通过那些无可名状的迹象——狡猾似猫的颧骨，生有细细茸毛的苗条四肢，等等。这些特点，因为我的绝望和羞耻心，我的没法克制的浸有柔情的眼泪，我不便一一举例。那个站在健康孩子之间的小妖精未被认出来，她对自己的魔力也是不知不晓。

另外，由于时间在这种事情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学生了解到其年龄差别之大时，她不应觉得惊奇。有的相差几岁，绝不会小于10岁，通常相差30岁到40岁，甚至有相差90岁的。这些小姑娘与男人之间的年龄差异，令后者被她们的符咒镇住而无法解脱。这是一个调节焦距的问题。对于某一特定的距离，你的眼睛特别愿意超越，对某一特定的对比，你的大脑十分乐于接受。当我是个孩子时，她亦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小安娜贝尔可

不是一个“性感少女”，我同她完全等同，都处在那微妙的年龄。但是今天，1952年的9月，二十多个年头过去后，我想我可以在她身上找到与我生命攸关的第一个小淘气。我们用一种未成年孩子特有的激情相爱，这种感情通常毁了我们成年以后的生活。我生得结实，算是活过来了，但那毒液留在伤口里，伤口永远无法愈合。不久，我就察觉自己正在这种文明中成熟，这是一种允许25岁的男子追求16岁的姑娘，可是不许追求12岁的姑娘的文明。

难怪，我在欧洲度过的那段成人时期明显具有畸形的两重性。从外表上看，我同一些所说世俗的女子有着正常的关系。这些女人乳房不像南瓜就如同桃子；可在内心里，我却对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快要进入青春期的小姐姑娘欲火中烧。哦，那是一股地狱里的火呵。我是遵纪守法的胆小鬼，对这些小姑娘我从不敢碰一碰，我接触的女人仅是对我欲火的缓和剂。因此得出一个结论，未婚男女的私通，与那些天天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正常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私通差不多是一样的。麻烦在于，那些正人君子们从来没有得到象我那一瞬间没法比拟的刻骨铭心的狂喜。我的荒唐梦中最暗淡的东西，也比那些生殖能力最强的、天才的男作家以及最聪明的阳痿患者能想象的耀眼夺目千万倍。我的世界被割裂为二个，二者都能够被解剖学家们定为雌性。但对我来说，通过我感官的光谱，“他们就如同薄雾与桅杆一样，完全不同”，现在总算清楚了。可在我20岁和30岁出头的那些日子里，知道的却没这样明白。当身体知道它渴望的是何时，大脑却坚决地驳回它的每项请求。一会儿，我感到羞耻和恐惧，过一会儿，我又觉得不顾一切的乐观。禁忌使我窒息。伪分析家们用他们的伪性欲的伪解放捉弄我。对我来说，惟一使我动心、给我带来强烈激情的是安娜贝尔的那些姐妹。有时